



从《主角》谝大同

□ 任翔宇

楚嘉禾的“接班人”之争,争到最后,其实争的是谁对秦腔、谁对艺术更痴更狠。只有更痴更狠,才能爱之深,才能全情付出而不悔。所以当主角尘埃落定时,我们看失之交臂的那一个,其实往往并不是“只差半口气”,离成角儿,还远着呢。

更痴更狠的努力者,性格里怎么会有不争的恬淡呢?血性与追梦是最深动力。

去年冬天,演员李琦为大同拍过一个城市宣传片,片名大概是叫《大同,不争》。争是雄心与斗志,不争是什么,不争,是看尽巅峰的退火藏精,是历尽千帆的心如止水。

把“铁梅”让给米兰,自己演“李奶奶”,花彩香的不争,是“戏比天大”的艺术格局,如胡三元的话,米兰站在台上,享受的是被人瞩目的虚荣,她在乎的是自己是不是中心;但花彩香不一样,她是真真切切地爱着那方戏台,爱戏里的每一个角色。

大同的不争,是在彰显城市地位与争夺城市枢纽节点的历史脉络里,经见了西域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,经见了草原丝路在这里交流交往,经见了草原文化在这里拥抱了农耕文化融入了华夏文明;是守着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的改革之地,北魏孝文帝拥抱华夏文明的融合之地,辽金“南北面官制”探索政治制度创新的破晓之地,明清开放互市,继丝绸之路又打通万里茶道的世贸之地,以及新时代里能源之城、文化之城、算力之城、先进制造业聚集地、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等等内功禀赋与适应时代变革能力的加持。

不争,从来都不是放弃,而是更深沉的自信。

电视剧《主角》,讲的是秦腔的故事。王菲演唱的主题曲里,浓郁陕腔戏韵一出,我第一个念头,是大同的“耍孩儿”和“罗罗腔”抑或北路梆子、“二人台”,是不是也能挖掘出这么有文化内涵和情感张力的起承转合故事。

这样的故事,和讲述北魏冯太后的《江山大同》不太一样。一个宏观,一个微观,一个金戈铁马挥斥方遒,一个有悲欢离合月阴晴圆缺、戏里戏外皆是人生。

艺术不止一种,影视剧当然也应该有百花齐放的选题和角度。大同数来宝、大同的“耍孩儿”和“罗罗腔”抑或北路梆子、“二人台”,大同的广场舞、合唱秀、乐器秀、戏曲票友秀等等,在大同都大有天地、拥趸众多。“你离人民有多近,人民与你有多亲”,这些深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,不仅丰富和调剂了市民的生活,也在传承和发展中同样积累了丰沛的幕后故事、台下故事。

听闻2026年大同市群众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开始动弹了。优秀声乐作品展演、优秀器乐作品展演、大同市合唱大赛、2026年民歌山西邀请赛大同市选拔赛、大同市广场舞大赛、大同市优秀群众舞蹈作品展演、大同市戏曲票友大赛、大同市优秀戏剧作品展演、大同市优秀曲艺作品展演、大同市文旅博主播客才艺展示,以及市民艺术季等十几项群众文化活动要开始渐次登场了。要想让这么多艺术门类、这么广泛的文艺作品唱得响,传得开,立得住,就不仅需要宣传造势,更要点燃艺术家的热情。推进艺术与城市文明、城市文旅的融合,增强市民乃至游客的参与意识,激发文旅新活力,同时发挥艺术家的主体作用,通过艺术自身的软实力,推进文化与经济结合发展,让文艺发挥更大辐射力,让市民和游客在欣赏演出、参与演出的同时,在文化生活中也感受幸福感、力量。

大同人看节目讲“火色”,演出现场的火色,就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,表演得饱满观看得沉浸其中。一起和《扇坟》里的猪八戒“哼哈哼”,一起给柴京云、柴京海《婆媳之间》的气口儿垫词儿搭下茬儿哄堂大笑,一起互相拉拽着下场跟着广场舞扭动起来,其实也是艺术的一部分,“戏如人生”,台上,戏好就是主角;生活里,人人都是主角。就好像贾樟柯当时用小DV在儿童公园里顺手拍下的那几个唱歌的姑娘,20多年后,同样也是电影《风流一代》里印证时代的主角。

不争的大同,有三百多万的主角或者上演着自己的主角故事,或者酝酿着自己的主角梗概,站上或者争取着一个发光的舞台。

书法美育紧迫矣

张牙舞爪的“动漫字”、随意涂抹的“扫帚体”、傻大黑粗的伪篆隶、浮夸庸俗的“马到成功”……书法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,然而长期以来,社会上充斥着诸多书写乱象。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看,乱象滋生的根源在于大众对书法之“力”的认知偏差——将生理上的“用力”等同于审美上的“力度”,误把“蛮力”当“骨力”。这一认知误区,既是江湖书法大行其道的土壤,也是书法美育亟待突破的关口。

书法美育的提升,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方式的升维:从认读所写内容到感受作品的气韵格调。这需要专业书家的正向引导。大众面对一幅字时,常常依据最朴素的直觉来判断字的好坏。比如,看字是否写得“有劲儿”,看笔画是否能拉得足够长。于是江湖书家投其所好,用浓墨、重墨制造所谓的力度感,用夸张变形的结构制造视觉冲击力,用光滑甜俗的长线条制造流畅感和飘逸感,“黑”“粗”“重”“滑”等书写面目屡见不鲜。那些用笔如刷漆、重按硬擦而成的作品,也因看起来“很有劲儿”而受到追捧。

事实上,书法美学中的“骨力”“劲健”“道美”,指的是笔画的生命力与弹性——是毛笔在提按顿挫之间所呈现的内在张力,需要长期书写体悟与审美浸润方能感知。大众将“有力”简单等同于使劲按笔,将“雄强”视为粗壮厚重,本质上是缺乏审美认知而产生的误解。而在面对优秀书法作品时,普通观众又常常表示“看不懂”,也不知道“好在哪儿”,甚至因作品风格产生排斥。大众对作品的误判,恰恰提示了书法美育的重要性:真正的书法艺术如何抵达大众?

长久以来,书法专业内部形成了一套专业的话语体系——从笔法到章法,从塑形到取势,从境界到格调,等等。即便是形象可感的“屋漏痕”“锥画沙”“印印泥”等比喻,也因缺乏有效的阐释而令大众不知所云。当专业话语与大众认知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桥梁,概念便容易被曲解,审美便容易被误导。尤其在键盘取代纸笔、图像取代文字的数字化时代,年轻人与“写字”这一行为的距离越来越远。当连硬笔书写都日渐萎缩时,要求大众理解毛笔书写的精微之处,无疑更为遥远。

推进书法美育,根本目的不在于培养书法家、艺术家,而是引导大众建立正确的审美认知,让更多的人能够感知真正的书法之美,让更多的人愿意体验健康的书写之乐。这需要专业工作者走出“自说自话”的困境,需要机构、高校、媒体承担起将“屋漏痕”“锥画沙”转化为可感知、可理解的审美体验的责任,展览导赏、通识课程、普及读物,皆是可行的路径。

书法艺术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与生命意识——“计白当黑”的空间哲学、“违而不犯,和而不同”的中和之美、“书如其人”的精神映照,这些唯有在持续的笔墨实践中才能真正体认。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在笔墨的黑白之间读出万千气象,能在毛笔的提按之间找到内心安宁,书法美育的深层价值便能得以真正落地。到那时,“骨力”将不再被“蛮力”所遮蔽,书法的真正之美,也将不再被喧嚣所淹没。

据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
作者:杨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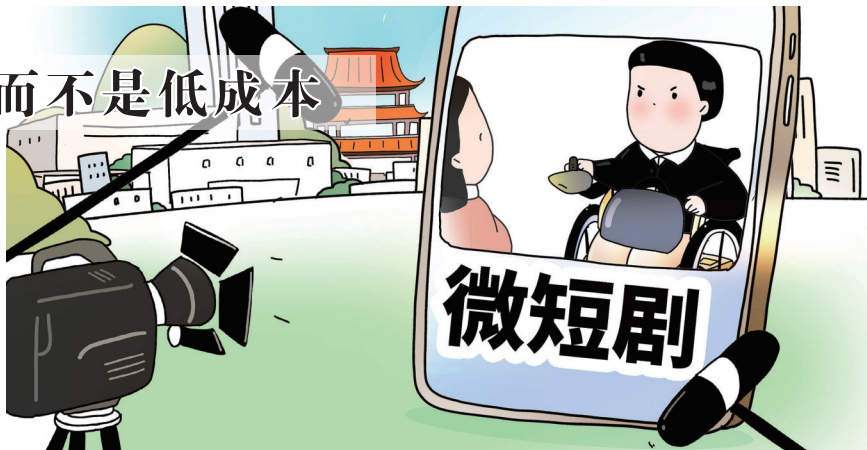
微短剧拼的是质量而不是低成本

前不久,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“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”工作部署推进会,11个省份安排专门扶持资金,6家网络视听平台将投入至少60亿元,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传播。一边是AI(人工智能)推动微短剧制作成本大幅下降,一边是政策重点扶持真人精品微短剧,看似方向不同,实则指向同一命题:微短剧靠什么实现高质量发展?

数据显示,AI正大幅降低微短剧的制作门槛,加快内容供给速度,但供给速度的提升,从来不会自动变为内容质量的提升。技术降本若演变为低价铺量,只会加剧低质和同质化竞争。

微短剧产业要走向成熟,就必须从追逐短期流量转向注重质量效益。近年来,真人微短剧制作分工不断细化,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,场景服务、设备租赁、住宿餐饮等配套业态也在发展。真人微短剧不仅是一类内容产品,还连接着一条覆盖创作、制作、传播和消费的产业链。扶持真人精品微短剧并非排斥AI短剧,而是巩固、提升已经形成的专业生产体系。

技术应用是否真正实现降本增效,要



算全产业链账。AI微短剧仍需承担反复生成、人工修正、算力运维、版权授权等成本。若低价铺量持续挤压真人创作空间,则可能导致专业岗位减少、配套设施闲置和人才培养中断。判断技术应用效率,既要看单部作品成本是否降低,也要看优质内容的生产能力是否增强。

真人创作的价值,更在于AI难以模拟的“在场感”。《逃出大英博物馆》以拟人化方式讲述文物流失与归家想象,打动观众的不仅是巧妙设定,更是演员表演、实景空间和文化情感之间形成的共鸣。《家里家外》从方言对白、地域空间和家庭日常入手展开人物关系,呈现普通人的生活

质地。这些作品说明,微短剧打动人心之处,不仅仅在题材的新颖,更在具体可感的“在场感”和“活人感”。而这种难以被替代的创作能力,恰好建立在专业队伍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长期积累之上。由此看,专项资金支持的不只是具体项目,更是复杂内容的生产能力、逐渐成熟的专业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空间。

巩固真人创作的产业基础,发挥AI的效率优势,促进创作者、技术企业、平台和资本合理分工、有效协同,才能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内容增量。微短剧的竞争优势,终究要建立在内容质量和健康产业生态之上。据《经济日报》作者:牛梦笛